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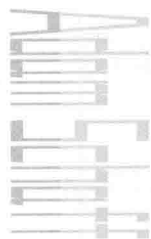
亚当·沙夫的 “马克思人道观”研究

王 燕 著

YADANG SHAFU DE
MAKESI RENDAOGUAN YANJIU



人 民 出 版 社



亚当·沙夫的 “马克思人道观”研究

王 燕 著

YADANG SHAFU DE
MAKESI RENDAOGUAN YANJIU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当·沙夫的“马克思人道观”研究/王燕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7-01-019514-8

I. ①亚…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研究 ②沙夫
(Schaff, Adam 1913-2006)-人道主义-研究 IV. ①A811.64 ②
B551.3 ③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4685 号

亚当·沙夫的“马克思人道观”研究

YADANG SHAFU DE MAKESI RENDAOGUAN YANJIU

王 燕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302 千字

ISBN 978-7-01-019514-8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一、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到“新”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 “马克思人道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5
二、亚当·沙夫“马克思人道观”形成的思想渊源	15
三、亚当·沙夫“马克思人道观”研究述评与研究价值	19
四、写作说明	25
第一章 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亚当·沙夫的 基本理论立场	32
第一节 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整体	33
一、赞成与反对——沙夫对“两个马克思”论的态度	34
二、历史将由其后果去评判——沙夫评价青年马克思的 “回溯法”	37
三、青年马克思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沙夫论青年 马克思的理论地位	42
第二节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46
一、意识形态有“科学”与“虚假”之分——沙夫的意识形态观	47
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沙夫对“马克思的 理论反人道主义”的批判	55

三、结构分析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组成部分——沙夫论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关系	60
四、评沙夫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批判	66
第三节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人的哲学	71
一、“人的哲学”研究的正当性与科学性——沙夫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73
二、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哲学	78
三、复兴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是时代的必然	83
第二章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自主的人道主义——亚当·沙夫的“马克思自主的人道主义观”	88
第一节 人是自我创造的产物	89
一、何谓“自主”——沙夫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自主”个人观	90
二、人道主义与世界观——沙夫对人格主义“自主”个人观的批判	94
三、斗争与联合——沙夫对待宗教人道主义的态度	98
第二节 “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103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的翻译问题——沙夫的“社会个人”观	103
二、存在主义“反社会”的个人观——沙夫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批判	108
三、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沙夫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111
第三节 个人自由与历史必然性	118
一、历史决定论与个人自由是相容的——沙夫对“非决定论”自由观的批判	119
二、选择自由——沙夫的个人“自由”观	124

三、冲突情境中的自由选择与道德责任——沙夫对“绝对伦理学”的批评	128
第三章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战斗的人道主义——亚当·沙夫的“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观”	135
第一节 战斗性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主要标志	135
一、战斗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沙夫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现实的个人”观	136
二、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与自主的人道主义是统一的——沙夫对解放神学人道主义的态度	139
三、从实践出发理解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战斗性——评沙夫的“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观”	142
第二节 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的辩证法	147
一、为了爱而恨——沙夫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爱与恨的辩证法	148
二、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沙夫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自由和限制自由的辩证法	152
三、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具体的人道主义——评沙夫的“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辩证法”	157
第三节 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幸福观	161
一、从“幸福”出发的研究方法——沙夫的“肯定的”幸福观	161
二、为个人幸福创造社会条件——沙夫的“否定的”幸福观	165
三、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与“否定的”幸福观——沙夫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社会幸福主义”	170
第四章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乐观的人道主义——亚当·沙夫的“马克思乐观的人道主义观”	175
第一节 技术进步与马克思乐观的人道主义	175

一、共产主义:必然还是乌托邦?——沙夫与科拉科夫斯基的分歧	177
二、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前景:希望还是绝望?——沙夫对悲观人道主义的批判	182
三、何种乐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评沙夫的“马克思乐观的人道主义观”	186
第二节 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191
一、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柱——沙夫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193
二、客观异化与主观异化——沙夫对马克思“异化”范畴的解读及对“非马克思主义”异化观的批判	198
三、自我异化——沙夫的主观异化论	205
四、异化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沙夫的社会主义异化论 ...	213
第三节 异化消除	221
一、异化消除何以可能——沙夫论异化的历史性和超历史性	222
二、社会主义是反对异化的斗争纲领——沙夫论异化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工程”价值	226
三、自动化是克服劳动异化的必经之路——沙夫论自动化与异化的关系	230
第五章 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亚当·沙夫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观”	238
第一节 人是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239
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沙夫论社会主义的本质	240
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有力武器——沙夫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价值	244

三、社会主义:伦理的还是科学的——评沙夫的社会主义观·····	248
第二节 民主与社会主义·····	254
一、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同义词——沙夫的社会主义民主观·····	257
二、官僚异化与共产法西斯主义——沙夫对“现实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批判·····	266
三、“革命的异化”:谁之过?——沙夫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原罪”说·····	271
第三节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279
一、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性格”——沙夫的“社会主义新人观”·····	283
二、“类法西斯主义的性格”——沙夫论“现实社会主义”对人性的贬低·····	291
三、铲除异化与培育新人是一致的——沙夫论塑造新人的条件·····	295
结 语·····	302
一、亚当·沙夫:“游走”在历史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303
二、亚当·沙夫:开放且信念坚定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310
三、亚当·沙夫:对共产主义“持不同政见”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318
参考文献·····	328
附录 亚当·沙夫生平简介·····	344

导 论

亚当·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波兰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哲学人文学派的主要代表,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后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始终都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根据本书研究的主题,我们把亚当·沙夫一生的研究划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领域。

“两个时期”即以20世纪60年代为分水岭。60年代之前,沙夫是波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他介绍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对马克思的解释是与当时在苏联政治 and 知识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被称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是相同的”^①。此间,沙夫在波兰共产党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声名显赫,曾多次荣获波兰国家奖学金,一度成为战后波兰“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言人。20世纪60年代伊始,沙夫转变了立场:他开始反思和批评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摒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已经过时了的,或者被生活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主张根据“新型社会主义”的需要建立一种既有别于斯大林时期的“正统”解释,又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型马克思主义”。在“非正统”的意义上,这个历史时期的沙夫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

① [波]布克辛斯基、赵司空:《布克辛斯基访谈:波兰马克思主义现状》,《现代哲学》2012年第1期。布克辛斯基是沙夫的学生。对沙夫思想的变化和在波兰国内的影响力具有切身感受。

“三个领域”即认识论、语言学(符号学、知识论)和人的哲学(人道主义)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是从认识论领域的问题开始研究的。这些研究把我引向了语义学和语言学的领域,因为如果不研究语言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就不可能研究认识问题。”^①沙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也是最有成效地开掘语言学、符号学的思想家,他在这个领域中的贡献相当突出,成果涉及语言与现实、语言与知识、语言与意识形态、语言与辩证法的关系以及符号类型理论、意义理论、对乔姆斯基语言理论和结构主义的批判等,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也为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解释维度。^②他一方面尝试构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和处理语义学的问题”;^③另一方面,他又尝试从符号学的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采用的是结构主义符号学(semiotic structuralism)的方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有效的符号学分析”^④。沙夫认为,语言在认知过程中具有积极功能,认识论需要语言研究的支持。“对认知过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语言过程的分析,而没有思

① [波]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及其对社会工程学的影响》,《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1期。

② 沙夫在这一领域的著作主要有:《概念和语词》(1946)、《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理论的若干问题》(1951)、《语义学引论》(1960)、《语言和认识》(1964)、《语言哲学论文集》(1967)等。沙夫认为,语言既是社会的产物和遗传现象,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语言是人类在认知和实践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基础,它不仅是用以表达意义的工具,也是构成意义的原料。(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Adam Schaff: from Semantics to Political Semiotics”, in *Communication: Understanding/Misunderstanding*. 9th World Congress of IASS/AIS. 11-17 June 2007.)

③ [波]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合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页。

④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Adam Schaff: from Semantics to Political Semiotics”, in *Communication: Understanding/Misunderstanding*. 9th World Congress of IASS/AIS. 11-17 June 2007.

维的语言过程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①但是,认识论并不是唯一需要语言研究支持的理论,关于人的哲学研究也同样需要语义学的支持。沙夫明确要求在人的哲学研究中摒弃那种“散漫”的文学风格,在思想表达方式上要尽可能地注意用词的精确性。

在沙夫那里,认识论、语言学和人的哲学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感兴趣的是“人的哲学”这一领域,它是沙夫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也是这三个领域中的核心。“个体”的人是沙夫“人的哲学”研究的对象,对人类个体的概念阐释既是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也与认识论息息相关。在《语言和认识》(*Language and Cognition*, 1964)一书中,沙夫就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反映论的阐释与对人类个体概念的阐释是相关的。”^②在认识论上,沙夫坚持反映论的基本立场,但同时力求凸显“主体”在认识中的关键作用。他不仅通过“语言”抽象地探讨主体在认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而且深入到历史事实及其选择和历史解释与评价中具体地探讨主观因素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和影响程度。沙夫认为:“客观认识只能表现为一种客观和主观的混合,因为认识总是某个主体的认识。”^③因此,如何理解“认识主体”自然就成了认识论的前沿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个体”的概念就凸显出来了,而这恰恰是沙夫“人的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所以,尽管我们将研究的中心聚焦于“人的哲学”这一领域,但离开认识论和语言学,我们对沙夫“人的哲学”思想的理解就欠缺完整性。国内学界惯于将认识论和语言学归于沙夫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时期的研究主题,认为“由语言学和认识论问题转向哲学人本学或人道主义”即意味着

① [意]苏珊·佩特丽莉、奥古斯都·庞奇奥:《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张碧译,《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3期。

② [意]苏珊·佩特丽莉、奥古斯都·庞奇奥:《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张碧译,《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3期。

③ [波]亚当·沙夫:《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历史与真理》,张笑夷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页。

沙夫开始了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生涯。^①实际上,作为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从未放弃对认识论和语言学的研究兴趣,而是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并在认识论、语言学研究中高扬对主体(个人)的关切。例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历史与真理》一书明显属于认识论、历史观方面的专著,但全书主旨则是回答历史真理的客观性与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之间的关系。沙夫坚决反对那种“无人身或超人身”的认识观,认为:“如果认识的客观性意味着消除人的个性所具有的所有这样的个体特征,如果不偏不倚在于通过拒斥某个人自己的立场和价值体系而作出评价,如果判断的普遍价值在于消除一切个人和群体的差异,那么,客观性也只会是一个虚构。”^②同样地,沙夫认为,现代语言学研究对语言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的具体分析进一步确认了主体对认知过程的积极贡献,这有助于我们拒斥对反映论的庸俗的、机械的解释。^③

我们将沙夫学术生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和“三个领域”,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是个恒定的主题。沙夫研究语义学的旨趣是想“既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尽可能地吸收语义学的那些真正的研究问题,同时又要对关于这些问题的任何可能的哲学毁谤加以批判”^④。他对认识论的兴趣最初就源于批判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政治需要和阐释、澄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需要。同样,沙夫也极少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人的哲学,他的研究意图是要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即“马克思的人道主义”(Marxist Humanism)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Socialist Humanism)。

① 参见衣俊卿等:《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修订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7页。

② [波]亚当·沙夫:《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历史与真理》,张笑夷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③ 参见Adam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p. 38。

④ [波]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合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页。

一、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到“新”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马克思人道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学术群体中的一份子,沙夫的思想转变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由“正统”向“非正统”的转变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共同的思想历程,促成这一转折的决定性事件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广为人知的政治事件: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这个批判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身份宣布了斯大林历史时期的终结,“它成了非斯大林化的象征”^①。对当时的东欧各国来说,“非斯大林化”的标志性内容就是反思和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及其实践恶果。这既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特定时代背景,也是其极为重要的研究主题。

沙夫说:“我把主要的兴趣转移到了人道主义人类学领域,这是有实际的原因的。因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一向试图把我的哲学研究同一些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很长时间以来,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尤其是共产党是执政党的国家里的越来越明显的消极现象,感到担忧。我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解决这些问题。”^②苏共二十大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削弱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恐惧感,为那些倾向或亲近马克思主义但又不能接受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那种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政治氛围,包括沙夫在内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转向几乎不可能。

同时,我们必须要注意:沙夫是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生涯

① [西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张连根、吴衡康、吴增华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

② [波]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及其对社会工程学的影响》,《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1期。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的历史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离开了这个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沙夫的理论建树。“他是1956、1969、1970、1976、1980等年度所有波兰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①,亲自参加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工作,也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波兰的瓦解。他对“现实社会主义”(即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和“未来社会主义”的思考主要来自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和经验。如其所言,只有天真的观察家才相信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波兰历来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②沙夫深谙波兰的历史以及由此塑造出来的波兰人的民族特性,并始终立足于此分析波兰的“现状”和未来。在他的理论视野中,首先关心的是波兰的情况。当然,他也是依据波兰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来解析自己的论点的。^③因此,具体考察沙夫的思想转变,我们既要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又要注意“波兰”独特的地域性。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颠覆性评价及随之而来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历史际遇,我们当然不能把沙夫从这个集体及这个集体所处的时代境遇中“剥离”出来,同时也不能抹杀沙夫作为“波兰”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殊性。因此,我们需要继续追问:“斯大林化”和“非斯大林化”对波兰分别意味着什么?沙夫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历史事实是如何影响沙夫的思想历程的?

(一)沙夫与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拥护与反叛

众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苏联的

① 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② [波]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齐伍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页。

③ “所说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过去,为了使基本的东西不至于淹没在对个别事实的可靠争论那种,我们不想谈论具体国家中的具体现象,尽管如此,我们的阐述和结论仍然要依据于对这些现象的认识”。([波]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齐伍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直接帮助下先后建立起来的,都带有一定的“外部输入”性。因此,在苏联向东欧各国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之初,就遭遇到了那些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共产党员(甚至是党的主要领导者)的抵制。波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历史上长期处于沙皇俄国的压迫之下,“波兰大部分古典文化和几乎全部浪漫主义诗歌都凝聚着对俄国压迫者的仇恨”^①,反抗俄国压迫是波兰人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所以,和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苏联在重组、改造波兰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更大的阻力。“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一开始就被人怀疑为俄国帝国主义拐弯抹角的变种。”^②于是,在消灭“民族主义偏向”的口号下,波兰共产党在1948—1949年间进行了三次“清洗”,党的总书记哥穆卡尔也因强烈主张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而被撤职、开除、逮捕。新扶植起来的代理人唯苏联之命是从,波兰彻底失去了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拥有的独立、自主。

沙夫本人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他的社会主义“原罪”说、“共产法西斯主义”论以及对“现实社会主义”政治异化的批判等都是以此为依据的。但是,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他与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一样,认为这一切都“那么纯正,那么合情合理”。不仅如此,作为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党内重要的理论家,沙夫“在政治上一向是积极的”^③。他为“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波兰的传播和普及努力工作。他负责监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里的实际发展,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① [波]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齐伍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② [波]J.蒂施内尔:《战后波兰的哲学流派及其争论》,毕贤译,《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5年第4期。

③ [波]塔杜什·布克辛斯基:《沙夫异化概念中的矛盾》,衣俊卿、T.布克辛斯基、张笑夷等著:《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激进的理论批判——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

to the Theory of Marxism, 1946) 是 20 世纪 50 年代波兰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科书。此外,沙夫还积极参与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在“哲学战线”上的斗争中身先士卒。他攻击这些学派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哲学,认为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垄断是“政治上的愚蠢”,对它们的批判是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不可少的措施。

如前所说,由于特殊的历史以及斯大林主义的强制统治,试图摆脱苏联控制、走自主发展道路的反斯大林化的情绪从未在波兰消退过。苏共二十大之后,这种由来已久、长期压抑的情绪终于演化成了实际的行动:1956 年,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爆发了。^① 这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第一次由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群众性运动,在波兰非斯大林化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事件由经济原因引起,最终演化为全面反抗“社会主义”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反抗的队伍中,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大学生充当了运动的急先锋,波兰共产党党员与运动的积极分子打成一片,罢工、游行甚至是激进的“土匪式”的反抗都得到了群众的赞许和支持。这种极具讽刺性的现象强烈地刺激着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在突如其来的历史事变的冲击下,沙夫曾经的助手科拉科夫斯基就迅速地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了,成了波兰当时“修正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沙夫并没有像科拉科夫斯基那样立即转变理论立场,他甚至批评科拉科夫斯基的“修正主义”,并因此而获得国家嘉奖。^② 但在沙夫后期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他在这场“反对政权和制度的群众性的人民造反行动”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波兰社会主义的危

① 1956 年 6 月 28 日,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在增加工资的请愿失败后,上街游行示威,示威群众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政府出动了军队和坦克。在这次流血事件中,死亡 54 人,伤 200 多人。波兰史学家称波兹南事件为“灼热的夏天”。

② 参见廖盖隆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卷),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4 页。

机。他反对把这种工人阶级的群众性运动看作是“由敌人代理机构唆使和组织的,由帝国主义领导和资助的反革命事件”,相反地,沙夫认为它是波兰人民不愿意在现今条件下继续生活下去而爆发的一场和平的革命行动,它“具有和平革命的一切特点”^①。沙夫感兴趣的是:工人阶级对现存制度感到深刻不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所有这一切是否都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错呢?”^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从波兹南事件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总之,发生于波兰的一系列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群众性运动是一个导火索,正是对事件原因的思索激励沙夫逐步脱离斯大林主义,由赞成、拥护转而批判斯大林主义、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然而,在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时期,沙夫是波兰共产党官方意识形态负责人,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撰者,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主要阐释者、传播者。作为曾经的波兰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核心人物,在转变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沙夫必然要面临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为沙夫所独有。绝大多数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同时都要经历一番内心的挣扎。科拉科夫斯基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认为自己当年参与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沙夫并不这样评价自己的过去。

在沙夫看来,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是波兰战后学术重建工作的一部分,“我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对此我感到自豪。我和其他人一起为这一

① [波]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威、齐伍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波兰共产党最初将波兹南事件定性为“帝国主义间谍和暗藏的反动分子”挑唆和组织的反革命事件。在随后召开的八中全会上(10月19日),重返政坛、再次当选为波共第一书记的哥穆卡尔则指责这种看法在政治上是非常笨拙幼稚的,认为波兹南的工人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基本原则的歪曲”。沙夫和哥穆卡尔的认识完全一致,认为运动的锋芒指向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对歪曲和滥用政权表示抗议”。

② [波]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威、齐伍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